

曲 艺

一刀絕

YI

DAO

JUE

俞 迅 高家駒 著



內 容 介 紹

这是一本曲艺集，共三篇。鼓詞“一刀絕”，通过老工人对解放前和解放后在車“大活塞”上的不同态度，歌頌了今天工人們当家作主的先进思想。唱詞“两床被”和快书“相女婿”，是反映煤矿战线上的新人新事的。

曲 艺

一 刀 絕

俞 迟 高家駒 著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一号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耗1/36 印張 1 字数 17,000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

統一书号：T 10100·1111

定 价：(5) 九 分

目、录

两床被.....	俞 迟 (1)
相女婿.....	俞 迟 (7)
一刀絕.....	高家駒 (18)

两 床 被(唱词)

俞 迟

月儿弯弯落山梁，
晨风阵阵满地霜，
金鸡报晓声声叫，
北屋里醒来王大娘。
老人家慌忙披衣起，
开开屋门进厨房。
在厨下烧热一锅水，
又回屋抱出被两床，
拆下被里和被面，
按到盆里洗的忙。
如要问大娘给谁洗的被，
这事还得从头讲。
村东二里卧羊山，
搭起井架建煤矿，
工地上工人来了好几百，
不分昼夜建井忙，

人多屋少不够住，
工人们暂时借住各村庄。
有两个住到大娘家，
小伙子一个姓张一姓江。
张德元是个风镐手，
江玉祥带班当工长。
论干活都是好样的，
可就是料理生活不在行。
王大娘处处照顾的好，
对待他俩胜似亲儿郎，
一早一晚送茶水，
热了冷了问短长。
今天大娘来拆被，
他们俩可没料到这一桩。
王大娘这里洗好两床被，
不知不觉天傍晚。
晒千里面拉平整；
她未曾套被先思量：
冬天棉被厚点好，
薄了盖着冻的慌。
想罢转身进屋去，
拿出来雪白的棉花一小筐，

旧絮上边添新棉，
薄的地方都复上。
大娘她飞针走线套好被，
天上还没落太阳。
拾掇拾掇天色晚，
吃罢晚饭把灯上。
王大娘坐在屋里心发躁：
这俩孩子到这晚还不回庄。
正说着就听门声响，
来了小张和老江。
他二人进门先把大娘叫，
王大娘满面带笑开了腔：
“你俩辛辛苦苦干了一天，
可觉得身上累的慌？
要喝茶洗脸有开水，
两个暖瓶早冲上！
没事快点歇着吧，
明天早上好早起床！”
江玉祥进屋点上灯，
小张他慌的就铺床。
他一边铺着一边讲，
喳喳呼呼直嚷嚷：

“老江，咱的被子早該拆，
說拖拉你我兩人一個樣，
今推明天明推后，
也不知推到啥時光！”

江玉祥沖着小張忙撇嘴，
兩手搖晃又搖晃。

壓低嗓門把小張怨：

“你這人說話就象放炮仗！

老人家要是聽見了，

又得替咱來幫忙；

咱淨給大娘添麻煩，

你說應當不應當！”

小張他自知說話沒留心，

伸了伸舌頭不開腔。

王大娘坐在外間全聽見，

心里直想笑的慌。

這二人吹燈睡了覺，

剛躺下就覺暖洋洋。

老江他心里怪納悶，

為什麼這被子今天蓋着不一樣？

厚实实的軟又暖，

被里也好象上了漿。

(白)“小张!

今天这被子分外暖，
你那床盖着怎么样?”

小张说：“我也觉着挺暖和，
许是我身上盖了件棉大氅!”

(白)“别糊涂啦，你昨天不也盖着大氅吗?”

江玉祥觉着不对劲，
枕头底下摸电棒，
按着手电仔细照，
被子果然变了样。
他坐在床上直纳闷，

一声声的喊小张：

(白)“起来!起来!”

“咳!吹了灯还不快睡觉，
你有话不能明天讲!”

老江重新点上灯，
掀开被子拉小张。
二人起来留神看，
两床被干干净净一个样。

江玉祥一想明白了，
冲着那屋喊大娘：

(白)“大娘，被子是你替拆洗的吧?”

王大娘那間说了话：

“这点小事提不上！

别再問啦快睡吧，

大娘我这会困的慌！”

他二人听了大娘的话，

无数的言語冲胸膛！

新套的棉被虽然暖，

暖不过大娘的热心肠！

从今后生产还要再加劲，

干出成績来答謝王大娘！

相 女 婿(快书)

俞 迟

火車到站乘客忙，
列車上下来方大娘。
她出了站台留神看，
不由心里犯思量。
啊！去年我来看闺女，
这車站附近还一片荒凉！
大小店鋪全沒有，
就是这孤孤零零几間房，
啥时候盖了这些新房子？
真叫人难分城和乡！
抬头看，路北首是家棉布店，
隔壁就是杂货行；
对門三間买百貨，
日用品摆滿貨架上。
小飯館紧靠烟酒店，
邮电所旁边是銀行；

再过去有个小学校，
孩子們蹦蹦跳跳鬧嚷嚷。
大娘越看越不对：
喲！这八成不是馬山庄！
正想找人問問路，
看前边一辆平車停路旁。
車子上有一筐魚来一筐肉，
还有那蘿卜白菜和韭黃。
拉車的这人不过三十岁，
赤紅的面皮高鼻梁。
这同志拾掇好車子方要走，
后边来了方大娘：
“哎，拉車的同志你慢走，
請問你往前可是馬山矿？”
这同志聞听大娘喊，
转身来笑嘻嘻的忙答腔：
“到矿上还有二里地，
順着公路不隔庄！
你老是从哪里来？
是不是头趟到俺矿？”
“同志，去年夏天我来过，
来看俺家三姑娘；

这前后不过一年半，

你看这处处全都变了样！”

（白）“可不是吗！

去年俺矿刚建井，

现在已成了大煤矿。

两对大井齐出炭，

产量不断的往上涨。

挖的煤炭堆成山，

火车日夜往外装。

工业的粮食是煤炭，

有了煤行行增产有保障。

矿工们一心只为多出炭，

一个个劳动热情火一样。”

“同志，你在矿上哪单位？”

“大娘，我在俺矿干伙房！”

（白）“那可够忙啊！”

“哪！工作再忙也没啥，

为了大伙理应当！

大娘，你到矿上找哪个？

是不是还去看你家三姑娘？”

（白）“是啊，同志！

俺这趟不光看闺女，

順帶还把女婿望!”

(白)“噢，結过婚啦!”

“还没呐!

俺闺女上月来了信，

说是找了个好对象;

这人不光思想好，

工作学习样样强!

入党已经十多年啦，

在你矿上当科长。

她信上夸的象朵花，

我今天特地来望望!”

“大娘，你家姑娘叫啥名?”

“工作在井下是井上?”

“她的名字是方玉蓮，

在地质科里管测量。”

(白)“啊? ……”

“同志，你可认识她?”

“哦，哦……认识，认识!”

大娘想：你认识可就认识吧，

为什么吞吞吐吐不利亮!

他二人走着拉着来的快，

不大会来到馬山矿。

方大娘抬头留神看，
这煤矿可不是老模样。
高高的井架整两对，
大楼、厂房一幢幢，
井架上天轮忽忽的转，
汽绞车突突突的响耳旁。
进了矿门没几步，

这同志停下脚来喊大娘：

“玉莲同志她正歇班，

要找她你到宿舍去望望。

要不是中午等开饭，

我一定陪着你老去一趟。

你顺着小路往北走，

不远就是机电厂，

过去往东一转弯，

她住在第一排楼下七号房！”

（白）“行啊，你快去忙吧！”

方大娘辞别这同志往前走，

转弯绕过机电厂，

走着走着抬头看，

见路旁有几个姑娘洗衣裳。

有一个大大的眼睛白面皮，

两条辮子盘头上，
滿手都是肥皂沫，
正擰开龙头把水放。

大娘一见心高兴，
正是女儿三姑娘！

（白）“玉蓮啊！”

“啊？”

姑娘抬起头来看，
一眼望见方大娘。

（白）“哎哟，俺娘来啦！”

她放下脸盆跑来迎，
过来这就拉衣裳：

“娘啊，今天刮的什么风，
把你老吹到俺矿上！”

大娘说：“平白无故也难来，
这趟来另外还有事一桩。”

方大娘一心想着看女婿，
刚进屋憋不住的开了腔：

（白）“玉蓮啊！”

这趟来不是为的光看你，
我还要见见女婿郑志强！”

姑娘听说抿嘴笑，

两朵红云飞脸上：

（白）“娘！

你想见他这不难，

等会找来你望望！”

说的大娘心高兴：

“行啊，早看晚看都一样。”

娘两个拉了些煤炭工业大发展，

说不完人民公社新气象。

说说拉拉不大会，

开饭的汽笛放了响。

玉莲她陪着大娘去吃饭，

娘两个来到职工大食堂。

方大娘进门仔细看，

见里面又宽又大亮堂堂。

雪白的粉墙水泥地，

靠东头隔墙是厨房。

两个炉子分左右，

整个屋里暖洋洋。

迎门摆着碗筷橱，

大方桌横竖排成行。

北墙上贴满了大字报，

一张张全都是表扬。

有的写：领导亲自干伙房，
从古到今头一桩，
这都是党的好主意，
处处把咱们工人挂心上；
俺吃在嘴里暖在心，
下井生产添力量！
有的写：自从科长到伙房，
到处出现新气象；
他亲自拉车去买菜，
任劳任怨日夜忙！
我保证鼓足干劲多出炭，
把煤山搬到地面上！
方大娘一张一张接着看，
从外面又来了矿工一大帮。
敲锣打鼓来送表扬信，
南墙上忽的又贴了十来张。
方大娘转过身来叫玉莲：
“这样的领导真该好好来表扬！”
玉莲她听罢点头眯眯笑，
找了个座位喊声娘：
“你坐会等我去买菜，
顺便找找郑志强！”